

动物书廊

花城出版社



乌鸦天使



〔波兰〕扬·格拉鲍夫斯基 著

博俊荣 吴文智译





中国·广州

动物书廊

乌鸦天使

〔波兰〕扬·格拉鲍夫斯基 著

傅俊荣 吴文智译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鸦天使/(波兰)格拉鲍夫斯基著;傅俊荣,吴文智译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0.5
(动物书廊)
ISBN 7-5360-3283-8

I. 乌… II. ①格…②傅…③吴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波兰-现代 IV. 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0728 号

乌鸦天使

[波兰] 扬·格拉鲍夫斯基 著
傅俊荣 吴文智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

(广东南海桂城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875 印张 1 插页 180,000 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册

ISBN 7-5360-3283-8

I·2740 定 价: 11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前 言

扬·格拉鲍夫斯基（1882~1950年），是波兰著名的作家。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动物的小说，许多作品被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表，在世界上颇具影响。

扬·格拉鲍夫斯基笔下的动物形象各具特色，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它们懂得喜怒哀乐，有的会争权夺利，有的不畏强暴，有的具有侠义心肠，有的钦佩勇敢、蔑视胆小。绝大多数的动物善于与人和睦相处，具有“金子般的心肠”。母狗为收养孤儿小羊崽，为把孤苦伶仃的小猫抚养长大而吃尽了千辛万苦，甚至让自己的亲生子女受苦。这能说不是无私奉献？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有些动物鸣不平，为它们“恢复名誉”。人们往往把驴子说成是固执己见的典型，但读了本书后，您会确信，驴子是个忠于职守的典范。乌鸦经常被人们描写为不祥之鸟，殊不知，它是极其聪明、具有多种才能的很有灵性的鸟，在作者的笔下，它简直是个“天使”。

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是因为他真正热爱动物，而不是口头上讲讲而已。不仅如此，他把动物看作为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：人与动物要相互帮助，和睦相处。保护动物是我们的天职，这也是保护自然，保护我们的

家园。作者还要我们教育孩子，让他们“在自己的心中留一个位置给那些与人类同甘共苦的动物”。

译 者

2000年3月12日

目 录

一	狗妈妈的羊女儿	1
二	狼崽	8
三	小松鼠	14
四	马保姆	21
五	怪犬	27
六	聪明的寒鸦	31
七	毛驴演员	41
八	任性的小黑狗	49
九	白蜡树上的大学	54
十	黑公鸡	59
十一	库比亚克先生	65
十二	驯服人的麻雀	68
十三	小猫欧罗巴	93
十四	乌鸦天使	118
十五	猫士兵	142
十六	狗与客	160
十七	难兄难弟	227

一 狗妈妈的羊女儿

马路对面，几乎就在我们的正门前有一座花园，其中有一间小屋。这是平平常常的小屋——既不丑也不美。为什么它是空关着，真叫人捉摸不透。但不知何故，无论谁搬进这间小屋，最多住上半年，就会离开我们这座小城。

邮递员波漂莱克先生是这间永久空关的房屋惟一的长期住户。他占用了厢房里的两个极小的房间。他是个鳏夫，抚养着一对孪生女儿——佐西娅和维西娅。两个女孩极其相似，以致我只能根据她们小辫子上扎着的颜色不同的丝带，才能把她们区别开来。她们有点像两只浅灰色的小猫。两人都显得老成持重，很少说话，要说总是一起说。她俩在散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头黑色的小绵羊，用一根红绳子牵着，那羊名叫小珍珠。

小珍珠简直不像一头羊，因为它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忠诚。至少小姐妹俩是这样说的。我得承认，黑绵羊确实与姐妹俩形影不离：一叫它的名字，就会咩咩地叫。然而这毕竟还是一头绵羊。羊就是羊。它用那双无精打采、多愁善感的眼睛审视世界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正是小绵羊的这一点，才是波漂莱克家两姐妹最喜欢的。

“它是那么温顺！”佐西娅称赞道。

“又是那样亲切！”维西娅重复说。

怎么样，太妙了！小姐妹俩与她们温顺的小绵羊相亲相爱

——这就足够了！

不知何故，两个小女孩及她们的绵羊有好几天没有在街上出现。听说小珍珠病了。一天午后，姐妹俩突然向我的花园飞奔而来。俊俏的脸庞带着泪痕，眼中噙着泪水，下巴不停地颤抖，以致两个可怜的姑娘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哎呀，扬叔叔！”佐西娅哽咽着。

“太不幸了！”维西娅跟着说。

接着两人就泪流满面：哭成了泪人。

我竭力安慰她们，给她们每人一块糖。不起任何作用。我又给她们第二块——无济于事。只有当我用樱桃酱招待她们时，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小珍珠死了……

“亲爱的，我无能为力，”我说，“一点忙也帮不上。”

“那标记怎么办？”维西娅问我，接着又哭起来。

“是啊，标记怎么办？”佐西娅边哭边说。

“还有什么标记？”我感到惊讶，“一生中从未听说过会有某种标记！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：小珍珠已经有了个女儿，和它妈妈一样，也是黑色的。两个女孩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标记。标记出生总共只有三天，再也不能吸到乳汁了。一般说来，只能这么办：与标记告别！……

我坐下来考虑：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两个痛哭流涕的小姑娘。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狗——忠诚，于是对姑娘说：

“把你们的小孤儿拿到这里来。忠诚是一条善良、大度的狗。它现在正在给自己的狗崽喂奶。也许它会把你们的标记接纳为自己的家庭成员。让我们试试看！”

姐妹俩感到惊讶，瞪圆眼睛望着我，直发愣。

“把我们的标记交给狗？”佐西娅感到委屈。

“放到狗窝里去？”维西娅耸耸肩膀，也有同感。

“要么放到狗窝里去，否则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”我简单地回答，“你们的标记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怎么就不能成为我们忠诚的养女？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条狗，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就好啦！”

两个小姑娘相互交换了眼色，想了想——二话没说，就往家里跑。

她俩突然又回来了。

“给，”维西娅一面说，一面打开一张老羊皮。

那里面是一只小羊羔。

“羊皮是标记的襁褓，”佐西娅向我解释。

“为了能让它在狗窝里感到温暖，”维西娅补充说。

我们带着标记及其襁褓向狗窝走去。我呼唤忠诚。它走出窝来，以忠实的眼光望着我，但尾巴却摇摆得很急促。

“主人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快说吧，”它仿佛在说，“你是知道的，我窝里还有个婴儿呐。一分钟也不能撇下它不管。”


我把老羊皮里的标记放在忠诚面前的地上。小羊羔非常虚弱，无法站立。

“这是自己人，”我对忠诚说，“是自己人，亲爱的！”

“是啊，怎么能怜悯这软弱无力的小生命？”狗用诚实的目光回答我。我的忠诚小心翼翼地咬着小羊羔的后脑勺，把它带回自己的窝中。

波漂莱克家的两个小姑娘惊得目瞪口呆。当她们回过神来之后，这才拿起羊皮，一下子爬进狗窝。

“你们就别添乱了，”我对姑娘们说，“看来，忠诚用不着你们的羊皮。它自己懂得如何教养自己的养女。”



两个女孩拿着羊皮在狗舍前伫立了好久，这才离去。

但是，从那以后，她们每天都要数次光临我们的院落。时常给忠诚带来好吃的，一声不响地把它们放进狗食钵，然后就在狗舍前蹲下，但总不见标记：狗窝里很暗，标记又是黑色的，何况它又不会把鼻子伸向亮处。只是偶尔从狗舍里显露出一个深棕色的笨头笨脑的小家伙——忠诚的小崽子，毛茸茸、圆滚滚的，像只长毛绒制成的小熊崽。姐妹俩为它取了个名字，叫米什卡。仅此而已。况且米什卡也不想爬出窝来。在这样的季节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很乏味：雨下个不停，寒气透体。早春时节往往如此。

太阳终于露面。两个小姑娘恰巧在狗窝附近转悠。突然，我听到她们大声叫喊：

“就是它！就是它！我们的标记！我们的标记！”

只见一个毛茸茸的小球艰难地滚过狗舍高高的门坎。这是米什卡，它一出来就坐下，打了个哈欠，随后又爽爽快快地打了个喷嚏。标记跟在它的后面跳出来。它在狗舍前站定，抖动一下身子——我简直惊呆了！——它突然朝地上一坐，活脱脱像条狗。是啊，您瞧瞧！

米什卡开始漫游院落，标记紧随其后。米什卡坐下，它就站定，米什卡向前冲，它就奔驰而去。米什卡爬进水洼，标记就啪嗒啪嗒地在水中行走。全身湿透的米什卡哭了，标记也跟着哭，尽管它身上一滴也不湿。真是怪事！

两个小姑娘对这一切都极不喜欢。为什么？首先是因为我不允许她们把米什卡和标记抱在手上。我舍不得吗？当然舍不得。因为它们还很虚弱。稍有不慎，就会给这样的小不点造成终身残废。要知道，这是动物，而不是玩具，对吗？

我向姐妹俩作了解释。但是，我的话显然未能使她们信

服。

两个小姑娘生气了，于是就不再踏进我们的院子。没过多久，她们就到乡下的婶婶那儿去了。

我却为此而高兴。为什么？可以告诉你们……我越来越自信，标记一点也不像自己的妈妈黑珍珠：既不温顺，也不亲切。

总而言之，它的举动丝毫不像绵羊，不像两个小姑娘所希望的甜蜜的小羊羔。标记“被狗同化了”，彻底地、不可逆地“被狗所同化”！

你们也许会问，“被狗同化”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：它的行为表现与狗一模一样，活像它的养母忠诚以及它的同乳兄弟米什卡。

米什卡做什么，标记也做什么。米什卡追赶母鸡，标记也去追。米什卡经常遭到白公鸡的申斥，标记也跟着遭殃。米什卡跟鸭打架，标记就把鸭赶出洗衣槽。米什卡跳起来捉麻雀，标记就捉蝴蝶。它们同睡一个狗窝，同去池边游玩。它们一起在院子里奔跑，围着圆柱做8字形游戏。还有：它们同样都可以飞快地逃避我们家的卡捷琳娜“法网”中扫帚的追击。

只有一件事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，这就是饮食。固然，标记也会把鼻子伸向狗食钵，但它不会喝粥。然而，当标记啃吃青草或咀嚼干草时，米什卡就吃惊地把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它惊讶不已：它亲爱的标记竟会吃这种讨厌的东西。

有一次，我给标记买来羊喜爱吃的美食——一块岩盐，把它放在筛子里，再搁到庭院中。标记的舌头立刻忙碌起来，不停地舔着盐巴，简直像一台转动着翼片的风磨！你们大概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。米什卡发现后就怒吼起来，汪汪乱叫，然后推开标记，一下子叼起盐巴！突然，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

音，接着就开始打喷嚏、吐唾沫，在青草上揩舌头。从此以后，每当标记舔盐块，米什卡就恶狠狠地看着筛子和标记。

“真倒胃口！”嘴一撇，就远离那祸害。

但是，别以为标记和米什卡的口胃总是各不相同。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块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，上面没一丝肉的气味——这不过是狗的玩具而已。如果院子里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，为了消遣，所有的小崽子都会去啃啃它。有一次，米什卡和标记正是为了这个玩具打了一架。是真正的搏斗，以使米什卡哀号着爬入狗窝。标记则叼着骨头在院子里奔跑了好一阵子……

从那时起，每当标记和米什卡一起奔出大门朝着路人狂吠时，我也就不见怪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：怎样“狂吠”？是这样的：就像大喇叭发出的低音。

我的侄女克里西娅教会米什卡用后腿站立。不久，标记也开始用后面两只脚走路，简直像个芭蕾舞演员。标记还会抬起前腿“要东西”，甚至动作比米什卡更灵活，干起来更卖力，而米什卡则很懒惰，什么事都不想好好干。


暑假已结束。两个小姑娘从农村回到了家。当天她们过来看望标记，了解它的生活情况。

便门一开，她们就收住了脚步。首先见到她们的是米什卡。它一面叫，一面扑向她们。标记紧跟其后，两个动物围着两个可怜的女孩上窜下跳。她们站着不敢动弹，面部带着尴尬的微笑。

我应声而出，递给两个小姑娘每人一块盐巴。

“向标记问个好，”我说。

标记闻了闻盐块，立即用后脚站立起来，摆动着前腿“要东西”。



姐妹俩哈哈大笑！

“像狗！像狗！”两人大声说。

然而，佐西娅突然严肃起来：

“只是我们的标记不再像它妈妈了。”

维西娅也认为：

“不会像真正的羊崽那样温顺，亲切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我问，“难道你们就会因此而不喜欢它啦？”

佐西娅沉思片刻。

“就听其自然吧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这样我们也会喜欢的。”维西娅附和道。

这两个小姑娘既可爱，又聪明，对吗？

就是在这一天，标记搬进了自己的新居。它在那宽敞无人的院子里多么好啊！

波漂莱克家有一只会“抬起前腿要东西”的羊，这则消息在城里传开之后，人们就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座院落。要知道，大家都想见见这个稀奇的动物。因此两个小主人感到非常自豪：她们有头完全像狗的羊！

二 狼崽

这事发生在几年之前。我竟如此幸运：享有一个多星期的自由支配时间，还有一辆汽车完全供我使用。如果您处于我的地位，准会毫不犹豫地外出旅游，是吧？

您看，我正是这样做了。

我立刻前往马祖里。这是因为，虽说整个波兰都很美丽，但晚春时节的马祖里那才是风景宜人，美不胜收！如此的针叶林，如此的湖泊，如此清新碧绿的草地和蔚蓝的天空，您在任何地方都别想见到。漫游这方土地，真是极大的享受！

一次，有幸留宿于森林守卫室。我的主人是一群很可爱的人。我们促膝长谈直至深夜。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怎么会信口开河地说：但愿能饲养一只狼，一只真正的、直接来自森林的狼。当然，第二天早晨，当我握住方向盘的时候，也就忘了去想这句话。

我的车在行驶。我很喜欢颠簸于这条走惯的路上。大约行进了四十公里，突然听到后面，在身后……有婴儿的啼哭声。我环顾四周：后座上确实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但其中显然不会藏有婴儿。“这是我的幻觉，”我想。于是继续开车。突然又传来悲戚的啼哭声。绝对没听错。我停下车来，打开门，翻遍所有的箩筐，终于发现：从一个包裹里探出一张可爱的小脸，看着我，无望地哭个不停。我一把抓住——拖出一只很大

的类似于熊皮手套的东西！这只手套里有一双纽扣似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难道是只小狼崽？

“对呀，”我想，“可爱的主人们有意给我放上这份出人意料的好礼物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

真没办法。

“既然我们有缘作伴旅行，”我对意外的礼物说，“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就先洗个脸吧！”

于是我把狼先生带到湖边。好不容易才给它洗干净！首先，善良的人们是给它吃饱了喝足了上路的；其次，这条乡间土路对狼崽来说，极不平坦。

我们洗过脸，亲了个吻——狼崽显得很温顺。我把它放在身边的座位上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来到一座村庄，喝足了奶。一切都很好。只是在夜里——闹翻天了！除非和我一起睡在床上，而睡在其他地方根本不行！否则，就嚎啕大哭。我不知道，您是否能够忍受一个除您之外别无依靠的孤儿在流泪，而我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则束手无策。从那夜开始，一路上我都和狼同睡一床，和一只真正的灰狼睡在一起！如果我没遭遇上小红帽老婆婆，那仅仅是因为我的灰狼安睡在我的腋下。它总把头搁在枕头上。

我的雷克斯——我们这样称呼狼崽——过去以及后来都是极其温顺的生命。它喜欢舔自己的身子，比任何狗崽更会表达亲热之情。惟一让我生气的也许是，它以惊人的速度认定：比起同龄的克里西娅女士来，我简直是个无聊乏味的老头。

它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献给了我的侄女。它爱她，而对我则仅仅是尊敬而已。它一点也不喜欢打狗棒。

狼崽与我们的看家狗和睦相处。它和狗一样，都会受到狗崽们严厉的老师伊姆卡母猫的训斥。而且在其他方面，它的命

运与任何一条在我们家渡过青春年华的狗的命运别无二致。从外表上看，雷克斯极其像狗，以致我不大相信它是来自森林的野生动物，也不大相信它有嗜血的本能。

我们的狼崽与狗崽的不同之处，也许仅在于它的身体消瘦得令人吃惊。简直羞于见人。有人可能还以为我们让这可怜的家伙挨饿呢。但是，我们的雷克斯胃口大得出乎人们的想像。我们的狼一次吞食的食物，四只成年狗也吃不完！

在早年阶段，它一点也没显示出狼的本性。它不是咬死过一只鸡吗？这的确是件大事！但是，纯种狗也会发生这类事件。

只是狼崽的狩猎方式有所不同。当然，正如大家所知，狗崽在赶鸡的时候总是要叫唤。闹声很大，多半出于淘气，很少来真格的。如果说鸡会死掉，那往往是因为它自己的疏忽所致。

相反，雷克斯根本就不追赶鸡。它偷偷地向它发起进攻。偷偷地靠近，一口咬死，把它吃掉，连羽毛都吃得精光。我们要警惕的正是这一点。

我们决定，从那以后尽量不把鸡放出笼子。在我们看来，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鸡和灰色的强盗隔离开来。

但是，毫无用处。原来，尤其是在雷克斯认为无人发现它时，它就会时时刻刻地透过栅栏向鸡舍里窥伺。它像走火入魔一般，呆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天天如此。

一年冬天，狼突然跳上柴房的屋顶，越过篱笆。我赶忙跑进院子——我所有的鸡全被它咬死了！一个不剩！

你们能猜得出，我随手拿起一样东西，冲向出事地点。雷克斯躲在角落里，一双吓得发绿的眼睛注视着我。牙齿喀吧喀吧作响，仿佛是在打摆子。

我把它关在空鸡舍里整整一天，以示惩罚。这一天，它一动不动，也没离开角落，只有那吓呆了的双眼跟随我移动。牙齿喀吧喀吧地作响。

那天傍晚，它有生以来第一次发出嗥叫。叫声以拖音开始：“噢……呜……”以短促音为结束，就像“啊！”

我不懂狼语，所以无法确定这叫声意味着什么。但是，我还是认为，狼在求救。多半是用狼语在呼唤：“克里西娅！克里西娅！”

须知，从那以后，每当它的小主人不在附近的时候，雷克斯总会发出它那“噢……呜……啊！”的叫声。

而克里西娅对狼的叫声则有不同的理解。

她要我相信，雷克斯郑重许诺要改过自新。她的理解是正确的。雷克斯从鸡舍里出来之后完全变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的鸡在任何情况下都平安无事。它们可以在狼的鼻子底下毫无顾忌地散步。

但是，城里的狗对狼在傍晚发出的第一声嗥叫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它们——小的、大的、长毛的、光滑的——一句话，所有长着四条腿的、有尾巴的、胸膛里跳动着狗心的，全部都跑到外面或大街上。这天夜里，我们整个地区都响彻着疯狂的狗吠声，嗥叫声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已确信不疑，雷克斯真是一只名符其实的灰狼。

雷克斯在长大，在变好，精力充沛。同时，它还和以往一样，温顺、可爱、听话，也许还有些腼腆，与别人家的狗保持相当的距离。但是，它却非常喜爱孩子。它允许孩子们对它胡作非为。您想想看，我们邻居小特鲁达竟然骑着狼走路，还把它套到玩具车上。总之，这是一只稀奇的狼崽！

它还善当别人的忠实朋友。正是这一点害苦了它。